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傳家集卷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一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先公知杭州為作

臣竊觀兩浙一路與他路不同臣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恩省察少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異常詔書大加調發揀甲執兵學習戰陳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頗似

軍法以為欲做河北陜西沿邉鄉兵謂國家以權計㸃之假名捕盜漸欲收為卒伍戍守邉防吴人輕怯易惑雖曉道聽塗説衆情喧沸至欲毁體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嚴行止約愚民無知不可户説誠恐差㸃之後揺動生憂其不可一也吴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往往鬬敵在於兩浙最為劇賊然皆權時則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銛利兵器止偷商税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

来雖亦頗有强盜然比諸内地要自稀疎今避差點者
若竄匿無歸必列爲寇加以弓矢刀鋸之類許其私置
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利兵抗拒
吏士益難擒討積微至著漸不可久其不可二也姦吏
貪饕惟利是務不畏法令不顧公議幸得因緣惟喜多
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卒大凡有幾縣
胥里長於茲相慶民既憂愁而又脅之煩苦不安而又
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朝廷重爲懲禁特倍常科

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户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决追呼無時獄訟不歇則民末暇為公上給役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極擾勢不能免其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畒天性戇愚所知不過播種之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驁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工學所不能徒煩教調終無所成就其有成不堪施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世服於楚自申公

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為晉聘吳教之乘車教之戰陳其後楚人戎車歲駕早朝晏罷奔命不息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劉濞近至錢鏐其間承風倔强無數豈唯其人之跋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之馴致陛下之敦化至德之醲淪於骨髓暴亂之風移變無迹此皆上天降祐前世所不能庶幾者也今忽無故黷玩威稜狎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姧回之心啟禍患之兆臣恐以久非國家之至便所以萬全

而無害其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愆未至流殍閭閻無事盗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士隨發擒討甚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興役有害無益而已臣職忝容近官備藩方不敢黙黙理須上列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舊人太少則乞只依近降敕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閱習諸事一如舊規貴得衆情大安別無生事

為孫太傅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實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嚮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来如意甘脆供須頗為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况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踈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

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闕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竭云補報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嘉祐二年上

竊以為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判并州軍州事日准經畧司牒差往麟州勾當公事其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為夏虜所侵臣委曲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為日已久諭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鬬名之重定界至則偃蹇

不來春種秋穫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為臣言州城之西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斥堠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堠之人亦曾申經畧司乞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畧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横水浪爽平數十里間絶無一人一

騎若乘此際急於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虜中再行點集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為害如此則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為國家固爭屈野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為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遂歸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龐籍籍用臣言即牒麟州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

諭約束莫非丁寧蓋欲乘間急修故不暇取肯侯報但
曾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未興修虜衆已復大集
於五月五日彼處兵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屈
野河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齎酒食不為
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皆無成此
乃諸將恃勇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修堡之過況
自元昊納款以来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屈野河西
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敗壯明知今日之敗在於無

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議者乃以龐籍為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本因臣與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未嘗身至河西周知利害皆臣愚戇思慮不熟輕議大事當伏重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豈敢晏然不言苟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不忍為伏望陛下察龐籍本心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發於忠赤不顧身謀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以正典刑雖蹈鼎鑊亦無所恨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爲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

實内慙無以自處况臣在幷州日受經畧司牒管句本司要重公事罷籍凡處置邉事未甞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為朝廷之憂下為罷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宗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奉聖旨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

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過絶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襃賞

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有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皇祐二年上

臣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蠭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揚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去從國家博釆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細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兹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頗畜私本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寖成廢缺今欲乞降下崇文院將荀子揚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愚憒不達大體不勝區區貪

陳所見

修築皇地祇壇狀皇祐三年五月上奉聖旨依

謹按唐郊祀録方丘八角三成每等髙四尺上濶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今皇地祇壇四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縦四丈六尺上等髙四尺五寸下等髙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平漫無壝大抵卑陋不與禮典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圜丘之制極為崇

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畧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伏乞

下有司依唐郊祀録制度增修庶合典禮

論劉平招魂葬狀皇祐三年八月上

准樞密院批送下國子博士劉慶孫等奏狀六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臣等謹按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所不之是故聖人作為丘壠以藏其形作為宗廟以饗其神形之不存葬將安設今劉平洪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

立哀展省之無所欲虛造棺槨招魂假葬朝廷下之禮官令檢詳故實臣等按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為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茍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慶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所有將見贈官品定謚則乞依條例施行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皇祐二年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

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褒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爲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

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菸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為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

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次之象天意昭
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意陛下性資純孝嚴恭
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
也獨柰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
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
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為陛下重惜者
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

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鮮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為末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強

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喋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竦謚狀皇祐四年七月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宫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

品以上皆錄行狀申請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恊羣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掩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

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叡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為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為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讐之禍狂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辜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為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論夏竦謚第一狀 奉聖旨改謚文莊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諭旨臣等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

令竦奢侈無度聚歛無厭内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宫之臣故也嚮者東宫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

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

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絶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

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

球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論周琰事乞不坐馮浩狀皇祐四年十二月八日上

臣伏奉聖旨以鏁廳應舉人周琰重疊用殊字既條制

未明試官不申請定奪臣與馮浩各特罰銅五斤放仰

荷含貸喜懼無量然臣昨在武成王廟考試之時其周

琰所用殊字浩本疑不係重疊用韻由臣愚憒鑒别不

精觀琰程試不見所善又據條制但言重疊用韻不云

用佗韻引而協之者非由此堅執輒行黜落鹵莽之罪盡皆在臣今浩與臣一例受罰臣雖無似能不愧心伏望聖慈特賜矜察與免馮浩責罰於臣更加嚴譴各得其分誠不敢辭

奏乞移高禖壇狀 皇祐三年十二月上

准敕節文高禖壇地下仰依典故增修今據濠寨張徳等計料填疊修築都役右具如前竊緣見今所置高禖壇處地勢極下若就彼填疊不惟功費甚大兼夏秋霖

滌四集未免浸漬謹案北齊之制高禖為壇於南郊傍景祐四年太常禮院修定儀注約用此制今来若於南郊壇傍一二里以来別踏行高燥地修築上件高禖壇則功費絶少又免水患參考禮典亦無所違如允所奏云云

傳家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

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悩悩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耶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

本末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
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
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覧
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
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
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
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

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鈇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禄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

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
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葢將慎
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
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
禄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
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
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䕶時純孝巍

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寳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

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頼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巷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册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

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倘以為是願陛下决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異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

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輙以瞽言干犯聖德伏地傾耳以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

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汜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汙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蓄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

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
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
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
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
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
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
也況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
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

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内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筴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扶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容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是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

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内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曽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髙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逺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逺乃猷詩云猶之未逺是用大諫凡國家之

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强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

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耶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内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内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

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眞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

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瞽䁾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禄於今三世矣先臣self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鄉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

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畧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

下早留神詳察

乞虢州第一狀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陜州夏縣丘壟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殁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黄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為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陜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授臣開封府推官

於臣之分誠為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
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
司憲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
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
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為久不曾到鄉里及
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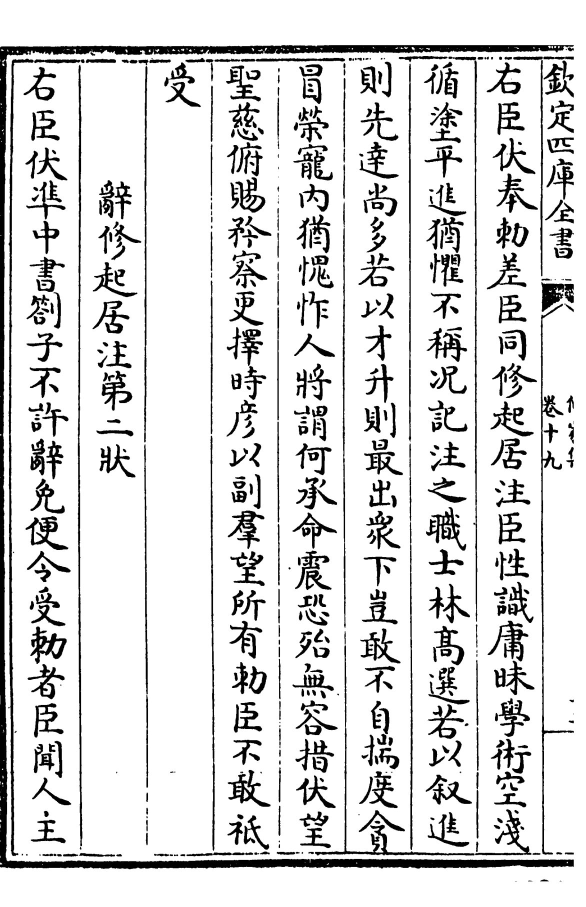
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强不前竊知虢州即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尚書省閒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陜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閒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

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句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為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閒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閒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勑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平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敘進則先達尚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内猶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彦以副羣望所有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準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臣聞人主

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位臣雖愚戇粗識玆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扆聽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為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踈賤顧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茍强顏為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愊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俯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

仰達天聰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
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祗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
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
免便令受勅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
采納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
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

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卿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涜朝廷益以鮮摘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簡牘哉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為之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

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視譏笑以為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為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偽陛下亦因

而許之足以沮姦回警媮薄臣竊為朝廷計之二者皆
未為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
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
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
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
敕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

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討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願也臣嚮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為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為朝

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
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
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曏者非朝廷
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
已雖加重誅所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
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
為如臣空疎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
愧耻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

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内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為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為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為允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勅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曽上奏乞更擇人今
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
便令受勅供職者臣要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
如螻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
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寛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
情上聞煩瀆聖聽至於四五刳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
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稱引無以復加而
朝廷以臣賤微終不知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

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他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不容於菹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之於賢材如臣之比尚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傳家集卷十九

傳家集卷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三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為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為陰雲所蔽或所食不

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為大慶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内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似未恊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

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歴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伏望陛下明勑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得旨留中三劄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寛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茍不以此時傾輸胷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

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

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
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
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
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
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
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
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
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

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淆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吕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禄惡無細而

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得旨送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茍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置髙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

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茍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

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觧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

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慱選在位之士不問
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
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
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
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
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伏臣請
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

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言揀兵上殿劄子得旨送密院戒揀兵臣僚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

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羡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

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鋭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

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荊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羌戎之竪子智髙蠻猺之微種乃敢倔强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

而竊聞京城之内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違去鄉里訣别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乆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𢙣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曽與不曽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乆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廂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

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並戒約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論赦及疎決狀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上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獘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

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
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横
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
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
之熱勑使愿慤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
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
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
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

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
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
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
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
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
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
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
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

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奬以勵來者伏見并州盂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譔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輙取進呈伏望聖慈略垂省覧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

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羆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究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羆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

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奬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袷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

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録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戇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别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毁譽或

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遥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漁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録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為天子撫有四海海内之士不可一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禄茍不嚴為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

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内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内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為古法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别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

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為次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為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

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為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葢由始者立格太

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
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
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為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踈略者
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説
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為
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
合正道雖文辭辯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
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

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為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上乞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户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

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
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為
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
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
其為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直
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
損政體

傳家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傅家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傳家集卷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四

進五規狀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迂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

取法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愚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

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

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揺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靡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

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

皆構難羣胡乘釁竊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

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

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産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

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葢髙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敧者扶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葢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茍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

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艥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户貧富必不侔矣今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隂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修敎其政事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巳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衘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甞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廪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

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

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

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矣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

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歴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隂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詔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

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
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
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
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
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
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
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

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肆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

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

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决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宫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

彤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逺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逺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逺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逺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决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逺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逺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逺乎將帥

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摶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涣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信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

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嘉祐六年閏八月八日上）

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修職業修則萬事理此古今致治

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叙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為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疇功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

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

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

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

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

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即

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為定

員自今有闕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為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禄賞賜奬諭仍居舊任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閒劇地有遠近治有

小大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為一等

選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

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為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俟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録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

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已贓曾經叙理得差

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

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

議然後施行取進止

乞施行制策劄子

右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

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

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

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傅家集卷二十一